

鲍贝作品系列

空 花

空 花

鲍贝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花 / 鲍贝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378-4519-9

I. ①空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8886号

书名: 空花

著者: 鲍贝

责任编辑: 续小强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571328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9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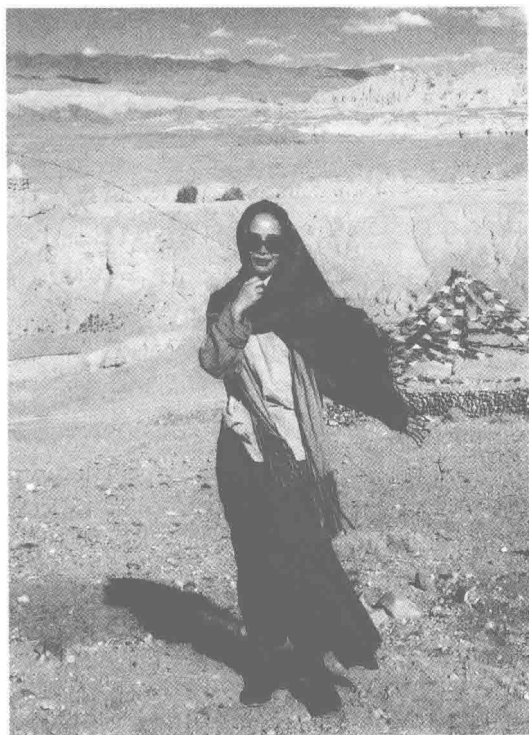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6.125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519-9

定 价: 39.80元



(2014年9月，作者在转山途中，身后是古格遗址，海拔五千米)



插图 周邕衣

所有的转山转水，最终抵达的皆是幻觉般的菩萨地。犹如仙境，犹如梦幻，又如“空花佛事，水月道场”。在神山上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头死去的豹子……

1. 回到拉萨

在拉萨街头的咖啡馆，我埋头读一本《庄子》。每次旅行，我总习惯于带一本书上路。旅途难免寂寥，有一本书做伴，可以在百无聊赖时拿出来翻阅，会是一种安慰。其实在很多年前，我已通读过这本书。只是时日已久，差不多已忘光。这次旅途又带在身边，正好可以温故而知新。

庄子写书，并不为成名成家，也没想着要去劝导世人。他只是在挥霍他的才华。他的才华太多了，多到过剩，时不时就要挥霍一番。他的每一次奋笔疾书，就跟富豪烧钱同理。才华过剩的庄子，据说在他那个时代，拒绝当官，也懒得为几斗米折腰。他宁可挨饿。因此，他便

常常挨饿。庄子是经常被饿昏头的。他写的故事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从鲲到鹏，无中生有，上天入地，你完全猜不到接下来他要讲什么，还会扯哪儿去。

有人说，李白、陶渊明、苏轼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，就是因为他们读懂了庄子，并山寨了庄子，从而使自己变得超凡脱俗。可惜现在读庄子的人很少了，大家都在追名逐利、忙着干那些没完没了的正事儿。就算读懂庄子，也不允许自己去向庄子学习，山寨一把也不行，没时间也没那精力。人人都心知肚明，庄子不适合这个时代，要是他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一定会被视为“不务正业”的人。何况他还要诱导别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正事上。

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，一辈子都在想着干件“正事儿”。因为我从没干过一件正事儿。我几乎都在玩，每天每天都在浪费生命，虚度年华。在我认识的人当中，除了几个疯子和少数落魄的天才艺术家之外，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各行其职，干着各不相同的“正事儿”。唯独我，不是疯子，更不是天才，也不是艺术家，却又不像正常人那样干“正事儿”。没有工作、没有抱负、没有理想，每天无所事事、吃喝玩乐、睡到自然醒，总

之我的自由过了度。

庄子才华过剩，我自由过剩。庄子才华太多了，要挥霍掉，就去写书。我自由太多了，同样需要挥霍，我也写书。虽然到目前为止，我仍然没有写出一本很深刻的书。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成不了大师。我就是个吃喝玩乐不干正事儿的主。

问题是写写书还是挥霍不完我的自由，我又把大把的时间挥霍在路上，满世界游来荡去。我认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，总比坐在家里虚度光阴要好。

到了西藏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氧气稀薄、呼吸困难的地方简直令我着迷。蓝天白云下自由散漫的生存状态，和我的生命气质竟如此吻合，就如遇见了一个气味相投的知己。恨不得立即将自己变成一棵树，扎根在这块美丽纯净的高原之上，从此风淡云轻。

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家里出发，或飞机，或火车，总往西藏走，几乎走遍整个藏区。在路上的过程，让我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苦行般的快感和生命的意义。

这种苦修般的行走，对我拥有的庸常安逸的生活是一种突破和挑战。然而，我的每一次突破和挑战，都需

要消耗掉一笔钱。时间是我自己的，钱却不是。没干过正事儿的人，是长不出钱来的。虽然我的亲人愿意为我慷慨解囊，助我完成每一次的所谓的突破和挑战，但我心里总是不安。

感觉得出来，有人在羡慕我有大把时间和自由的同时，也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。尤其在这个人人都在忙于奔波的时代里，你拥有自由和闲散，就约等同于无聊。他们都分头在忙他们的正事儿，在生活中追求着无穷无尽的意义和价值。而我逐渐为自己的闲散和自由感到恐慌和自卑。不知从哪天开始的，从我心里长出来一个饱满而结实的梦想：我要挣好多好多钱，多到就像庄子的才华那样可以任意挥霍。

然而，我的梦想不为人知。我从未跟人讲述过，包括家里人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就凭我目前的能力和机遇，根本挣不过他们。要是我想比过他们，他们一定会笑掉大牙。他们早已习惯于我的无所事事和闲散。偶尔我也会恶毒地想，家里人巴不得我闲散着，就这么无所事事着。是不是有我这么个闲人垫着底，更能体现出他们奔忙的意义和价值？

总之，家人对我的懒与闲散毫不介意，反而全力支持。我偶尔也想干脆学庄子算了。跳出这个主流社会的规则，专心致志耍无赖，好好玩着就是。可是，我又没有庄子那么多的才华，还可以玩出诸多正道来。说到底，我的玩，只是瞎玩。想来想去还是难以超脱，时时感到不安。

我合上书本，继续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拉萨街头的小咖啡馆里，为自己续上第三杯清咖。我承认，我已失去自在逍遥的心情。有一块石头一直在我心里压着，我自己搬不动它，也不知如何才能将它移走。

差不多有十年了，我每次到拉萨，总是喜欢说自己回到拉萨。拉萨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而 2014 年的这个秋天，当我再次抵达拉萨，回家的感觉却已荡然无存。它从我心里悄然移走。重新回到陌生。回到遥远。恍若隔世。



2. 比神还神的藏族朋友

傍晚8点的太阳，还高悬于拉萨上空。我离开那家小而朴实的咖啡馆，一个人走在著名的八廓街上。圣徒们在大昭寺前此起彼伏磕长头朝佛。低沉的诵经声响彻整条八廓街。街道两旁的大香炉里，煨桑不断。烟雾缭绕。经幡高耸入云，在风中飘扬，和蓝天白云遥相呼应，远处的山脉白雪皑皑，连绵不绝。每每行走于此，总会生出一种错觉，呈现于我眼前的这个世界，它不在人间，它在天上。

走在八廓街的藏人，手中摇晃着转经筒，他们走路的方向都是一致的，都按顺时针方向。我混迹于他们，不为朝佛，也无心闲逛，更没有心情去继续研究庄子。

我心事重重游魂般穿过八廓街。在我身边经过的那

些藏人，在他们的心里似乎只有祈祷和朝佛。他们磕等身长头，是为家人祈福避灾的一种祈祷方式，也是藏传佛教密宗修持的一种方法。藏传佛教密宗中修习“三密加持”，旨在使身、口、意三业清净，与佛的身、口、意三密相应，即身成佛。修持是其唯一的途径。其目的在于通过清心和抑制一个人的欲望，从而达到忘我境界。

“忘我境界”应该是何种境界，或者抵达哪种精神层面才算得上是“忘我”？游走藏地十年，从来没人告诉过我。对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虔诚行为，我一直都是一知半解。

我有个藏族朋友叫多吉顿珠，当他和他的弟兄们偶尔对我谈论起宗教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想着别处。不是我不用心听。是因为他们的谈论过于含糊其词，不那么透彻，又自以为是，偶尔还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理论。不过，我不会指出他们的矛盾。我担心自己的偏执之言，可能会对神灵造成不敬之罪。虽然，他们是人，不是神。人永远抵达不了神的境界。但我发现，我的这些藏族朋友，总是一不小心就当自己是神。

独处时，静下心来，我偶尔也会模仿圣人思考，藏

传佛教徒所修持的“忘我境界”，是否也等同于《道德经》里所讲的“无我”？老子在他的那本书里教诲我们，人应该持有一颗清高的心。而要保持心的清高，首先应该远离名利场。但在我看来，老子的远离分明是假装的。他的无为，是为了无不为。

美国有一位作家叫伯特·格林，写过一本畅销书叫《权力的四十八条法则》。读过这本书的人，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书中的理论和为人处事的规则，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有诸多交集。其主旨就是，如果你想得到权力和利益，就要先假装淡泊名利，保持你清高的形象和自我，这样你才能够在名利场上如鱼得水。

想起一件小事，我的一篇小说在青海获奖。接到通知那天，我就在拉萨，和多吉顿珠坐在他家的大院子里喝茶。我没有飞去领奖，把奖金捐给了青海一位更需要钱的人。多吉等我打完电话，摆出一副崔永元实话实说时的那种表情，居高临下地对我说：“你不要那笔奖金，是因为你想得到更多。”

我瞬间说不出话来。喝进一口热乎乎的藏茶，只是惊愕地看向他，思考他话里的真实含义。

他是一名藏传佛教徒，他们全家都是佛教徒。据说在他的家族里曾诞生过五十二位活佛。他本人也是喇嘛出身。在他二十三岁时爱上一个叫卓玛的女子，并为她还了俗，回归尘世。虽然我至今为止依然无从考证他的生平和家族，但当时的我却对他深信不疑。

我想，多吉顿珠他一定没有读过伯特·格林写的那本畅销书，他也不会知道《权力的四十八条法则》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又有什么关联。他绝不会知道这些。因为，他从小在寺庙里长大。他的师傅只教过他藏文，从没教过他汉字。但他很聪明，记忆力超强。显然，他不用通过读书便早已懂得了老子那一套。他的道，悟自他的生活，而非书本。是现实生活教会了他，令他深谙此道。也让我对他“刮目相看”。而在这之前，我曾无比坚定地认为他只是一个行为纯朴、头脑简单的虔诚的佛教徒。

当然，我并没有为那件小事去跟他争辩或者理论，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。只是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，我认识的多吉顿珠并非我想象的那般简单朴实。

不过，一桩小事终究只是一桩小事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事后想来，倒是我自己过于简单了。

3. 一座老王宫和一篇后记

说到我的这位朋友多吉顿珠，时间应该追溯到 2013 年夏天，如冥冥中的召唤，我接到他的电话邀约。他说在八廓街有一座藏式大院，想拿下来干件正事儿，需要跟我合作，问我有没有意向去考察一下。我在电话里欣然应允。我那次飞往拉萨，是在 2013 年 7 月 1 日。

那天的太阳炽热如火，多吉顿珠带我穿过八廓街，来到一座藏式大院里。这座藏式古大院是松赞干布时期最著名的重臣吞米·桑布扎的府邸，后来曾被五世达赖作为寝宫。大院门外的右侧，有一棵茂盛的古柳树，据说是千年前的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来的树种。千年以来，这棵柳树就像神一样守护着这座老王宫。

我随多吉顿珠进入，站在千年流传的屋檐下，顿觉清